

## 第一次“田野”考察：

### 坦桑尼亚Nyarugusu难民营行记

冯理达

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，研究国家为加纳

2017年3月21日早上6点，东边的海天交接之处已经泛起鱼肚白，街道上人影憧憧，空气中弥漫着海风的咸湿味以及日本二手巴士的尾气味，在达累斯萨拉姆刚刚从沉睡中苏醒的时刻，我和S君已经到了长途汽车站，此行要去坦桑尼亚西北部基戈马省（Kigoma Region）的马凯雷镇（Makare），那里有一座该国目前最大的难民营——Nyarugusu难民营。

#### 去 途

27个小时大巴旅程并不是一件令人享受的事情。且不说车里浓郁厚重的汽油味儿，车头小电视里一连几个小时循环播放的斯瓦希里语说唱MV也足以让人目眩。

大概是售票员看到车里竟然有两个中国人，于是便在小电视里放起了斯瓦希里语（坦语）版的《叶问》三部曲。一到叶问打架，乘客就发出一阵笑声，并用戏谑式目光看着我们，洁白的牙齿发出明晃晃的光。

售票员问我们：“中国人怎么爱打人呢？”，我和S君也不知道作何回答，只能讪讪地跟着笑，乘客便笑得更大声了。车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过了首都多多马，公路开始从水泥路变成土路，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。大巴孤独地行驶在广阔的草原上，车大灯仿佛两把光剑，在黑暗中劈开了一条路，把两边茂密且低矮的灌木丛甩在浓郁的黑暗之中。

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大巴停在了一个小村落，准备过夜。我下了车，料峭的山风卷起一阵阵牛粪味儿，使我不禁打了个冷颤。

只见前后有四辆大巴停在这里，乘客和司机一股脑地涌向了不远处一家卖小食的摊贩。摊贩的主人大妈披着一件厚厚的Kanga（一种彩色棉布），手里攥着一把钱招呼客人。一时间小村子熙熙攘攘，久违的烟火气息竟让我感到一丝温馨。我和S君买了一杯姜茶，蹲在不知是谁点起的一盆炭火前取暖。

此时，炭火前坐着几个年轻姑娘，看见我们来，就往旁边挪了挪，便和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。一会儿，我们身边聚起了一群孩子，一边笑一边怯生生地喊“Mzungu!Mzungu!”（白人或迷失/路之人）。



图1 “炉边谈话” 作者拍摄

随着炉火越来越小，我的困意也越来越浓。于是我上了大巴，很快便陷入了沉睡中。大概五点左右，我被一阵鸡鸣吵醒，天已蒙蒙亮，司机也打了火，准备上路。车没走多远，便陷入了泥坑里，全车人便下来推车。我们也跟在后面滥竽充数了一会儿，大巴四周也来了很多凑热闹的村民。我瞄了一眼车轮打滑之地所在：这是一个繁华的小村子，1905年德国人修建的中线铁路（Central Line Railway）从中间穿过。我竟然看到还有一个老人家推着辆凤凰二八自行车从身边路过，这一画面一时间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。



图2 中线铁路，德属坦噶尼喀时修建 作者拍摄

下午一点左右，大巴终于到了基戈马市。下了车，远眺便可看到著名的坦噶尼喀湖。我们联系上了此行的向导——Kaijage，他是Ha族小伙子，在当地中企四达时代(Star Times)的一座信号塔担任守塔人。他带着我们坐上一辆Bajaj（三轮车），到坦噶尼喀湖边吃了一顿烤鱼，喝了一瓶Kilimanjaro啤酒，我们这才算是从一天半的旅途中回过神来。找到宾馆住下，准备次日探访难民营。



图3 基戈马火车站，也是中线铁路的终点 作者拍摄



图4 坦噶尼喀湖一角: 位于坦桑尼亚、刚果民主共和国、布隆迪、赞比亚四国边界, 世界第二深淡水湖 作者拍摄

## “非法进入”

凌晨四点, 我们一行便坐上了去马凯雷的大巴车。上午十点左右, 车停在了马凯雷镇。马凯雷镇的格局与别处不同, 虽然是一处交通要道, 本应是繁华之地, 却仅有几座死气沉沉的铁皮屋, 红色的土壤覆盖在整片土地上, 稀稀疏疏地点缀着几棵高大的林木, 离公路较远的地方, 隐隐可见一片浓密的灌木丛。我们一下车, 旁边五六位开摩托的大哥便围了上来拉客, 我们三人一人一辆。摩托发动机带来的轰鸣卷起了一阵阵红色的尘埃, 耳边的风呼啸而过, 行驶在灌木丛间狭窄的小道上。灌木的枝条不时抽打着膝盖, 在裤子上留下了一道道绿色的印痕。



图5 马凯雷镇街景 作者拍摄

我们在灌木丛小道中约走了半个小时，视野“豁然开朗”。当摩托开到一条平整的泥土路上时，我看到一个印着“UNHCR”（联合国难民署）的蓝色牌子。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Nyarugusu难民营之中。



图6 印有“UNHCR”的广告牌 作者拍摄

摩托沿着路继续行驶，我大概能够看到难民营的外观。

难民营被划分为不同的区，每走一段路都会出现“数字+Zone”的示意牌；路两边整整齐齐的建着一排排蓝色简易房，中间混杂着一些土红色的泥土房；许多难民站在房门口，望着路上来来回回的人和车辆，但也看不清表情。路边零零散散的有几个摊贩好像在卖烤玉米、Sambosa之类的食品；路上许多小孩子追着摩托车边笑边喊。

我们还路过一所学校，学校由几间较大的房屋、几块空地组成；从屋内传来儿童的朗朗读书声，似乎传递着难民们对未来生活的希望。这群难民多是在20多年前因刚果内战和布隆迪内战而逃亡坦桑尼亚，时隔良久，他们的生活几乎也与世隔绝，“乃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；

但恐怕他们自己也说不清，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家乡发生灾难，又是什么力量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二十年；而在难民营出生的孩子们，更不知晓自己的归属所在。





图7 Nyarugusu难民营内的土坯房 作者拍摄

思绪正在飞着，摩托车已经停在了挂有联合国难民署牌匾的办公驻地门前。办公驻地被高高的铁栅栏围起来，并有专门的安保人员持枪看管。我们到达的时候，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难民，但不知在干什么。Kaijage跟门口保安嘀咕了几句，保安放下手中的枪，打开铁门让我们进去。难民办公驻地是一排简易房，里面有许多间办公室，每间都有人在岗。我随便进了一间办公室，向办公人员说明来意，于是便过来了一个年轻的女士。我此时想着，终于见到管事儿的了。我激动的搓了搓手，等着她问我话，但没想到她也不讲话，看着我。我尴尬地笑了笑，挤出了一句话：“需要我自我介绍吗？”

“你哪儿来的？”她冷不丁的来了一句。

我吧啦吧啦说了一堆之前早就备好的辞令。

“你研究许可呢？”

“在这儿。”说着，我掏出了临走之前，中国大使馆开具的一封介绍信。

她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这不行，不管用。”

我傻了，这怎么会不管用呢？我追问她为什么不行，她说需要“Research Permit”（研究许可证）而不是“推荐信”。

正在我懵时，这位官员已经起身离开了，临了说了一句，“两个小时内离开这儿，禁止拍照，禁止录像，不然我们有权拘捕你。”

我更懵了，S君和Kaijage也懵了。我们都没想到会这么“痛快”。为了不进监狱，我想还是赶紧“逃”比较好。

匆匆离开办公区，发现送我们来的摩托大哥还在，赶紧跳上摩托，走大路离开。快出难民营的时候，发现前方有一个有专人看守的路障，看守人员身着黄褐色制服，身份应为警察，他向我们挥手，但并不是打招呼，而是拦停。

被拦下后，警察要求我出示护照、签证、居住证等证件。我不敢怠慢，慌忙掏出来给警察看，警察又询问我从哪里来，工作单位以及来到这里的理由。我如实回答。警察听罢后，便语速飞快的跟我说了些什么，我大都没记住，只记住了“非法进入”(illegal entry)这个词。此时，我又回想起办公室那名女士的“威胁”，于是赶忙道歉，警察大概看我是个外国人，又是个学生，于是便挥挥手放行。我如遇“大赦”，落荒而逃。

### 匆匆结束

可我不想就这么走。好不容易来到这里，也来不及感受。但现在回去找学校办研究许可肯定不可能，我便寄希望于别的什么方法。之前我了解到，离难民营以西100公里左右，有一个卡苏路(Kasulu)镇，那里是联合国难民署的地区总部，并且有坦桑尼亚移民局的办公室。于是我和S君以及Kaijage商量了一下，便打算去卡苏路镇碰碰运气。坐车到了卡苏路，找到联合国难民署，没想到没人上班。于是我们只能去移民局问一下。移民局的官员十分热情的招待了我们，在了解我们的来意后，一边抿着牙，摆出一副十分为难的姿态，一边开始疯狂暗示我们，说自己有门路，可以进去，但是前提是要“手续费”。

这就是正大光明地索贿了。我问了问需要多少，他说需要500美金，我说了“再见”扭头就走。而Kaijage似乎觉得还有希望，于是便跟官员讲价，最后讲到“一口价”300美金。

虽然我十分希望能够继续这趟行程，但我也无意助长这种腐败的行为，况且我囊中羞涩，只剩下20万先令（约600人民币），于是我和S君商量后，便决定放弃这次难民营的探访，坐车回基戈马找一些文献资料。乘坐一辆类似于“金杯”的面包车从卡苏路返回，小小的面包车装着24个人，以80迈的速度在宽阔的柏油路上行驶，期间还爆了两次胎，也算让我体验了一把非洲的“速度与激情”。



图8 司机大哥在换胎 作者拍摄

我们劫后余生似地回到基戈马，坐在坦噶尼喀湖湖边，看着远方湖面上黑压压的积雨云。回顾着这趟旅程，好像过电影一样。在这片红色的大地上，发生的一切，都那么不真实，但又有切肤之感。我的第一次“田野”考察也就这样因预先功课的不足而匆匆忙忙结束。

注：本文取材于笔者攻读硕士学位时前往坦桑尼亚访学期间的田野考察。

### 《田野观察》（第一期）

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

海淀区清华园 1 号

中国，北京 100084

清华大学中央主楼 205 室

电话：+86-10-62787747

官方网站：<http://iias.tsinghua.edu.cn>

主 编：张 静

责编组：高良敏、李宇晴、熊星翰  
李 音、郑 楠

助 理：许 帅、董 慧、秦 艺

未经授权，请勿转载，引用请注明出处。